

一个几乎全体感染病毒的家庭，该怎么办？

cn.nytimes.com/china/20200210/coronavirus-family-china/

AMY QIN 2020年2月10
日

February 10,
2020



感染冠状病毒的患者到达中国武汉的一家临时医院。CHINATOPIX, via Associated Press

中国武汉——在拥挤的医院外，贝拉·张（Bella Zhang，音）把点滴挂在一根细长的树枝上，身子靠着巨大的石头花盆。她的母亲和弟弟疲惫地坐在她身边，肩膀下垂，两人也挂着点滴。

这家人曾请求帮助，但由于床位极度短缺，该市的医院无法收容他们。2月1日，贝拉·张的祖父在家中去世。

广告

“他们让我们等着，”贝拉·张的母亲、48岁的杨玲（音）在接受《纽约时报》记者采访时说。

她沮丧地挥着胳膊，几乎把静脉注射针从手上扯下来。“可是等到什么时候呢？我们已经走了一个。”

周四，贝拉·张和退休的母亲一起住进其中一个中心，她认为这是避免感染她父亲的唯一选择。

广告

高大的、经过重新设计的展览中心里很冷；卫生间数目有限；而且几乎没有隐私。但床上有电褥子加热，医疗队每天检查三次体温，发放免费药品和餐食。

“至少现在有人照顾，”她在从隔离中心打来的电话中说。

在张家，麻烦的最初迹象出现在春节前一周，当时她原本身体健康的70岁祖母开始发烧咳嗽。

和他们一起过节的祖母还在咳嗽，发热也没有消退。

广告

后来，贝拉·张的祖父病情突然恶化，他本来就因肺癌而虚弱不堪，每天早晚都要用氧气机呼吸30分钟。现在他完全不能呼吸，需要24小时使用机器，还发了高烧。贝拉·张说，他连续四天非常不舒服，根本无法入睡。

贝拉·张和家人绝望地寻求帮助，给所有能想到的人都打了电话。但是医院都满了。急救人员告诉他们，他们得先弄到一张病床才能派救护车。

看到抚养她长大的祖父奄奄一息，贝拉·张悲痛欲绝。一夜之间，她通常用来发布食物和旅行照片的社交媒体变成了大量的紧急呼救。作为最后的努力，她拨打了武汉市长的热线电话。但是接线员也没有给出答案，只是问她，他们打算怎么办。

“你问我一个普通老百姓有什么办法解决？”贝拉·张难以置信地回答，随即挂断了电话。

那天下午，她的祖父在家里去世了。

殡仪馆的工作人员赶来将他的遗体运走。他们说，因为他可能感染了病毒，家人不能送葬，必须立即火化。

广告

但他们没有时间哀悼。祖母的病情正在迅速恶化。他们带她去了医院，医生说，在CT扫描结果中，她的肺部几乎全是白色的——这是严重肺炎的迹象。后来她的冠状病毒检测呈阳性。

贝拉·张的祖母需要获准住进武汉一家专门治疗冠状病毒患者的医院。在那里，医生可以监测患者生命体征，提供抗病毒和抗艾滋病毒药物治疗。为患者提供氧气支持。

但还是没有床位。

当时，医生告诉贝拉·张和她的母亲，她们也已经被感染了。她的弟弟艾伦(Allen)的检测结果也呈阳性。他们都被要求回家。

她50岁的父亲是家里唯一没有被感染的人。他开始睡在客厅里，远离其他人。即使在睡觉的时候，他们也一直戴着口罩。他们轮流照顾贝拉·张的奶奶，她现在已经无法呼吸，几乎下不了床。

但贝拉·张相信，父亲也被感染只是时间问题。他们没有任何消毒剂，或者能够更好地抵御病

贝拉·张相信，人们已经想不出更好的办法。他们没有钱去买医用口罩，所以购买更为有效地预防病毒的N95高防护口罩。

广告

“大家每天住在一起，一起吃喝，坐在那儿一起看新闻，”贝拉·张说。“不管怎么努力，他肯定会生病的。”

贝拉·张和母亲、弟弟每天的生活很快陷入疯狂境地。

他们在午夜带祖母去医院看医生、拿药，因为那时排队的人比较少。白天，他们和母亲一起回医院排队。贝拉·张的母亲很难抑制自己的不满。

“这是什么政府？”杨玲用急促的方言说，她的声音响彻医院的院子。“新闻里总说什么都好；他们根本就不关心普通人。”

令杨玲愤怒的不仅仅是政府对不断扩大的疫情反应迟缓。还有基本尊严遭到漠视的感觉。她说，贝拉·张的祖父去世后，他“像死猪死狗一样”被运走。他们仍然不知道他的骨灰在哪里，也没有时间考虑葬礼安排。

“我连活着的人都救不了，”杨玲说。

“现在只能听天由命，”她说。“求别人没用的。”